

文 學 叢 刊

雪 風



王 西 彥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雪

風

王西彥

有版權

定價四元

風

雪

王西彥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九集
共六十冊

夜鶯曲
風雪
伊瓦魯河畔
災魂
大姊
堪察加小景
株守
山水

盧靜中篇
王西彥中篇
白明短篇
田濤短篇
鄭定文短篇
沙汀短篇
吳岩短篇
馮至散文

人世百圖
日邊隨筆
錦帆集外
曙前
短篇
青春
行吟的歌
旗

靳以散文
李廣田散文
黃裳散文
劉北汜散文
巴金書信
李健吾劇本
方敬詩集
穆旦詩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

當運貨汽車從城郊駛出時，天色剛濛濛發白。清晨澈骨的冷風迎撲着車子，向窗口莽撞地衝擊着。車子是老舊的，有一半的窗口業已沒有遮欄，因之雖說是貨車，窗子極其狹小，但車廂裏面依然聽憑着晨風任意進出，而上的窗板的，便不間斷的發出急促的磕碰的聲音。喇叭粗魯地鳴響着，車子一搖一擺地在凍結的公路上前進。

車子裏面一共有五個乘客，集中地坐在車子前面的一些貨包上面；車子的後面，是同樣的重實的貨包，高高地堆疊着，細綁着繩子。五個乘客，坐在右邊最前面的是一位年紀大概在三十多歲左右的少婦，有着一付微圓的臉孔，一雙黑而大的眼睛，一個常言所說的『肉鼻子』，以及一張嘴唇微向上

翹的嘴；她的身體雖然並不肥胖，却是相當豐滿的。她穿着一件灰舊的毛領黑呢大衣，腋下挾着一個手提包。她竭力在保持着自己女性所特有的矜持，但在她的臉孔的表情上，依然可以看出她正被一種深重的憂戚所騷擾。她時刻打開手提包，在嵌鑲在裏面的小鏡子裏照着臉，並且用小手絹擦着自己的鼻和頰。她的名字叫做梁冠英，現在她帶着女兒海倫到C省去。她的女兒則緊緊地偎依在一邊，從清秀的臉孔及因寒冷而微紅着的隆起的鼻子上看來，這女孩子和她的母親全無相像之處。她穿着一件大紅的毛綫外衣，頰上染着過濃的不均勻的胭脂，一雙烏黑的眼睛驚訝地凝視着對面的乘客。並排坐在這對母女對面的，是三位男客，布商曹萬福，大學生陳鵬飛，以及卸職的科員袁宏生。曹萬福是一個胖公，如像一般小商人，在他肥滿的腦袋上頂着一個瓜皮帽，有着、雙濃眉下的細眯的眼睛和一個肥大紅腫的獅子鼻；臉上過多的肌肉似乎在向下流，下顎彷彿承受不住肌肉的重壓似的顫動着。他穿着

一件藍布大褂，高高的領子把原是粗矮的頸頸埋沒住，好像他的肥大的頭是直接了當地栽在肩胛上一般。他雙手緊抱着一個滿實的草綠色布囊，閉眼打着盹，發出粗大的鼾聲，嘴角邊掛着富有黏性的涎沫，有時因汽車的一下突然的簸動驚醒了，隨着鼾聲的中斷，他翻開重濁的眼唇向對面的女客看了一眼，又復無興趣地懶然閉上了，雙手更緊地抱着膝上的布囊。坐在他旁邊的大學生陳鵬飛，年紀大概只有二十八九歲，臉孔雖略嫌瘦削，但臉色紅潤，眉開眼闊，在學生時代是有『美男子』之稱的。現在他戴着一個水獺皮帽，穿着一件深青色的綢面皮袍，身邊安放着一個小小的手提皮箱。他提精聚神地把自己的關心投給對面的女客和自己的小提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現在是去從事某種『特殊貿易』。這時他臉上浮着詭譎的微笑，不時習慣地伸出舌尖舐着嘴唇。他似乎很不滿意於自己的隣人，因為每當一次汽車的簸動，胖公巨大的身子就往他這邊崩坍過來，於是他就不得不用肘子竭力抵抗

着，同時皺蹙起眉頭，向布商投着厭惡的一瞥，然後徵求同意似的對前面的少婦嘀咕道：『這真叫是有辦法！』只有坐在他旁邊的那位卸職歸鄉的科員是平靜的，他與世無爭地坐着，全不言語，如像永遠在沉思着什麼或者是被什麼重大的心事壓倒了似的；他的臉孔是蒼白的，眼睛也缺乏着光彩，兩邊顴骨隆起着，鼻子高而且尖，嘴唇赭黑，充滿着病容；他載着一個灰色的呢帽，穿着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却無精打彩地袖着手，膝上擺着一個半新不舊的公文皮包。從他的面容上觀察，或許他昨夜是睡眠不足，然而卻沒有胖公布商那種坦然的心神，不能夠在車子里無顧忌地大聲打鼾；他勉強睜開着倦憊的眼睛，淡漠地環顧着車子里的一切，又復頹然地把眼光收回，固定地凝視着自己的皮包……

貨車一搖一擺的前進，喇叭粗魯地鳴響着。乘客們最初沉默着，除却胖公的鼾聲和陳鵬飛的偶發的歎息而外，什麼人都不說話。他們彼此之間原無

任何聯擊，也從不相識，只因大家都有着一個迫切的目的，無暇等待公路局擁擠不堪的客車，所以趁搭這輛貨車，偶而相逢罷了。

「喂！這位小姑娘，你叫什麼名字？」大學生終於開始了。

女孩子畏縮地雙手攀着母親的手臂，驚奇於這陌生人突然的詢問，不敢回答，僅只把期待的眼光投向母親。

「告訴客人……說叫海命。」作母親的愛撫地吩咐，隨後向發問者瞥了一眼。

「一個好美麗的名字，」大學生接着問道，「幾歲咧？」

「八歲……」

問答終止，陳鵬飛的臉上重又浮起詭譎的微笑。他在思索着應該用什麼話繼續下去。他企圖和這對母女打交道，他看出在這位少婦心里一定重壓着什麼悲哀的故事，而這種故事照例是可以用來打破旅途上的寂寞的。

不知道是避免陌生人的繼續詢問，還是怎樣，海命反過身子，雙手攀着窗楞，不顧晨風的襲擊，她把自己的小臉孔湊近着窗口，向外面張望。在風的撲弄里，她的頭髮飛舞着，一個毛線外衣上的紅球，拋到肩後，活東西一般的在背上跳動。

海命以驚異不迭的眼光眺望着車外。冬日的清晨，天壁非常沉暗，廣袤無極的原野，呈顯着荒涼悽寂的景象。土地裸露着，展開一片澹淡的灰色。在公路的近旁，田間規則地殘留着腐敗的稻根，距離越遠，它們便變成越益細小的黑點，終於消失在一片迷濛霧海里。點綴着空曠而寂寞的大地的，是疏散的深黃色的村落，陰暗的叢林，以及起伏無定的丘崗。車子行駛着，近處的一株孤樹過去了，一個池塘過去了，一條溪流進去了，一條木橋過去了……但是遠處的一切却是靜止的，不變的。海命最初注視着一個山岡上一堆白色的東西，在它的旁邊圍繞着一排矮簇的林樹，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

許久後她才斷定那一定是一個巨大的石砌的墳墓。隨後她的眼睛又被一座建築在山那邊的高塔所吸引住了，她想起自己所聽到過的一篇關於塔的童話，她幻想着在那座塔里面的各種神奇鬼怪的事物。接着那座塔退隱到山後去了，她又把自己的注意投向朦朧的遠方，她竭力想在迷霧之中辨別出什麼來。然而她的勤力是徒然的，霞氣好像在逐漸擴張着自己的面積，它把一切都蒙蔽住了，她不能發現什麼。汽車大概是轉了彎，在不注意間忽地在右邊出現一條河流，車子開始沿河行駛着，黃色的公路一條帶子似的傍河蜿蜒地伸展過去，她側着臉追望它，一直到它被霧氣所埋沒……多麼的深邃和悠遠呵！現在車子是在衝向那遠方，把她帶往遠方去。她想到爸爸就在那遙遠的地方，她想到媽媽和自己是到那遙遠的地方去找尋爸爸。唉！爸爸！兩年以前，三年以前，或者還是四年以前，爸爸離開媽媽和自己到那遙遠的地方去，一直沒有回來過，最初還時常有信寄來，後來卻連信息也沒有了。爸爸在那裏做

什麼呢？爲什麼不回來？難道他忘記了媽媽和自己了嗎？……

正想着時，一根樹枝突然地撲打過來，她連忙縮回臉，可是額上業已挨到了一下，痛刺刺的。於是她反過臉，坐正身子，發現車子裏對面的大學生正在和那位戴灰色呢帽的卸職科員對談着了。

『請教貴姓？』

『敝姓袁，』卸職科員半欠着身子，『敢問台甫？』

『我姓陳——耳東陳——陳鵬飛，鵬鳥的鵬。一個俗名兒，請教……』

『袁——宏——生。』

『高雅高雅……』大學生恭維着。

卸職科員不再說話，他依然以同一的姿勢坐着。於靜默一下之後，大學生陳鵬飛估量着他，重又開始！

『請問……在那裏恭喜呢？』

『我嗎？』那一個飛紅了一下臉，但隨即恢復鎮靜，『我不幹了！我硬是棄職而走的！——我原在這邊的××署裏當一個小小科員，幹了六個月了，實在幹不下去了，我回家耕種田地去！』

『這年份兒當公務人員，也真叫是『爲國犧牲』，物價這樣高，薪水這樣低……』

『是的呀，』卸職科員的臉上依然浮着淡漠的表情，『比方以我自己來說吧，一個科員，月薪八十，津貼四十。如果在以前呢，這數目是很可觀的了，可是現在，一塊錢十來兩的米，一個月膳費就佔去了一半，如果老家還有父母妻子……』

於是他滔滔地發起牢騷來。彷彿地滿腹不平，一向無從宣洩，機會一到，便不管別人的興趣和印象，全部奔發出來。他的聲音愈來愈高，態度也愈來愈激昂。蒼白的臉孔騰着紅暈，淡漠的表情也隨之消失。他原是一個沉

默寡言的人，但當他激動起來時，便極容易忘情。他自信自己是正直的，並且具有遠大的雄心。可是命運偏偏在他的前途安排着無盡的阻礙，社會也處處危害着他。從公務人員待遇的低微，他談論到世態的炎涼和人情的礪薄。

『你說生活的壓迫是可怕的，』他搖着頭嘆息道，『可是世態的炎涼却更可怕。即使是一個能夠安貧的人，也不容易忍氣呀！』

這卸職科員的高亢的聲音，把打盹着的布商曹萬福驚醒過來了。鼾聲突然中斷，他收回懸掛在嘴角邊的涎沫，最初用雙手擦着眼睛，隨後便警悟似的把左手保護着胸前的布囊，又用右手一遍一遍地擦着眼睛！又擦鼻子和嘴巴，這才抬起頭來，吃驚地瞥了一眼說話的人，而當明白了那是什麼一回事之後，便又復垂下頭重尋他的好夢去了。

對面的少婦彷彿對卸職科員的議論並沒有多大興趣。她有她的心事。她的心緒麻亂着。因之，她覺得那位卸職科員充滿着車子的鴨子叫一般的噪音

是可厭的。爲了防備窗口風的撲擊，她豎起大衣的高領，俯向身邊的女兒，輕聲問道：

『海倫，不冷嗎？』

女孩子搖搖頭，睜大着眼睛，集中注意力於對面那位胖公的出奇的大鼻子和懸掛在嘴角邊的涎沫，心里想：

『要是有一根紙捻子可多好……』

車子突然一頓，大概是車輪輾到一塊石頭或什麼。胖公的腦袋一幌，一條長的涎沫從鬆弛地咀嚼着的嘴角邊滑跌下來，墜落在自己的胸前。

『不平的事情可太多了，』袁宏生還在繼續着，『比方一位堂堂政府里的官員還不如一個銀行裏的練習生，你說在這種情形之下，做公務人員的人那里安得下心！國家糟就糟在這里！不錯，我們是在抗戰，國庫裏要分出一大部分錢充實軍費，國民總得吃點苦，這自然很合道理。可是吃苦也得大家

平均才是呀。凡事總要講一個「平」字……」

大學生陳鵬飛首肯地點着頭：

「那是不消說……公平是好的，什麼事兒都能夠講一個「平」字是最好不過的……」

從大學生的表情上，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對於卸職科員的長篇議論也有幾分厭倦了，他的臉上一直保持着詭譎的微笑。他覺得這位卸職科員的議論不但平凡，而且幼稚。他自己就曾經有過這種思想，也曾經有過這種激憤，但却已經過去了——一個人的激憤是無用的，他認為。雖然出學校還不久，在這幾年來他所經歷的已很不少。他何嘗不是一個沒有熱情的人？在學校里的時候，他是一個有名的活動家，他參加各種集會，領導示威遊行，發表煽動性的演說。現在回想起那時候的鼓舞的情緒簡直是可驚的。從卸職科員的激昂的態度里，他看見了自己的過去，他同情着他，却也憐憫着他。

大概車子又震動了一下，呼嚕一聲，曹萬福肥大的腦袋不意地在左邊的車板上一碰之後，又復向右往陳鵬飛的肩膀上一倒，又是一條富有黏性的涎沫從嘴角邊斷落下來。

大學生對這位昏睡的隣人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搖搖頭，在心裏說道：

『唉！胖子真是到處享福……』

而在同時，對面的海倫却噗哧的笑了起來。她又復想起一個童話里面所說的胖子伯伯來了。那故事里面的胖子伯伯也是一個貪睡若命的人，也有一個大鼻子和一付闊嘴巴，也愛拖掛長涎沫，他整天睡着，總是不醒，也不吃飯，可是有一天……

突然地，車子突突抖動了幾下，停下來了。大學生陳鵬飛首先從坐位上站起，向前面的那個戴鴨嘴扁帽，鑲着金牙，準備下車去的司機問道：

「怎麼？是不是……」

「加水，」坐在司機旁邊的一個押車的馬兒臉簡短地回答。

海倫立刻反身攀着窗口，伸出頭去張望。天色更其陰沉，空氣也更其冷瑟了。車子來到一個山坡下面，北風從山峽間吹逼過來，山上的小松林發出悠遠的嘯聲。公路旁邊是一坵長方形的菜田，一個頭上包着青布，赤着脚的農婦，壯健的臉孔爲冷風吹成通紅，她提着一隻菜筐，在菜畦間採拔肥白之蘿菔，這時就對車子站着，臉上浮着憨笑，茫然地近乎入神地凝視着車窗里的女孩子。海倫覺得這個呆呆地望着自己的農婦，很像自己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似的，隨後才想起是在一張畫片上所見到的，於是她也便饒有興味地凝視起那個農婦來了。

當車重又開行時，海倫聽從母親的吩咐，回身坐下。原來對面的胖公業已醒過來了，這會正把身後的窗板關上，大概他也正鑑賞過公路另一邊的景象